■責任編輯：張岳悦 2015年4月15日(星期三) 香港文匯報WEN WEI PO
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本版逢周二、三刊出

歷史與空間

「心病」

■文：一蓑

寫下「心病」這個題目，想起張恨水1927年寫的一首《蝶戀花》：「休言心病詩能藥，歲歲今朝，最是心情惡，一自牡丹開又落，便將近日思量着。一年一度花前酌。芍藥開時，歲歲都如昨。訂個今朝明歲約，相逢莫是還飄泊。」

點點離人淚，借芍藥抒懷。這種「心病」，詩不能藥，膏丹丸散也不管用，詩人對人生際遇很無奈。

林妹妹聽說寶玉定親了，病倒數日，奄奄一息，垂斃殆近，「花魂鳥魂總難留，鳥自無言花自羞。願儂脅下生雙翼，隨花飛到天盡頭。天盡頭，何處有香丘？未若錦囊收艷骨，一抔淨土掩風流。」一時間「顏色如雪，並無一點血色，神氣昏沉，氣息微細，半日又咳了一陣，丫頭遞了痰盂，吐出都是痰中帶血的。」請來王醫生，診了脈，說：「尚不妨事。這是鬱氣傷肝，肝不藏血，所以神氣不定。如今要用斂陰止血的藥，方可望好。」王大夫是對事不對人，哪知黛玉數年來的一塊心病！倒是賈母說得實在：「我看這孩子的病，不是我咒她，只怕難好。」黛玉的心病，是怡紅公子折騰的，撇下林妹妹，另覓新歡，哭靈也是哭不由衷，更不能使林妹妹恢復心跳。

再有，秦始皇打發人滿天下找「不死藥」，雖然他也知道「死後元知萬事空」，但他怕「萬事空」，正如有人說的：最痛苦的就是死的時候錢沒花盡，福沒享完。但「不死藥」哪裡有呢？終於無法找到，後來因中暑死在車裡。這塊「心病」，咎由自取。

偶然和幾位朋友談到「心藥」，話題轉到一企業老闆有運動型心臟病，到外地開會，從醫藥代表那兒買回一箱速效救心丸，他大概用不了那麼多，分些給職工、離退休者，作為「福利」。老闆可能是好意，希望大家有一個健康的心臟。但心臟沒有病的，就不能亂吃，林妹妹不能吃，秦皇帝要的是「不死藥」，也不能吃。醫藥代表當然十分感謝，自不待言。

朋友又說，心臟好，不等於良心好，這個社會，要花些氣力治理一些人的「良心病」。良心生病，真沒藥治，待到病入膏肓，神仙也回天乏術。

一曰「貪心」。一個人心理正常，應是「足慾而無他求」，而貪得無厭的人，是無足慾的，給他高位加高薪，給了白給，照樣貪污腐敗，收受賄賂，潛逃國外，永遠慾壑難填。很像東漢岑彭，得隴望蜀，「每一發兵，頭鬢為白」，貪心所致，最後為蜀兵所殺，心病也至此為終。

二曰「禍心」。有的人，一輩子附勢趨炎，落井下石，損人告密，惟恐天下不亂。在他心裡，黨紀國法、道德良心、友情感情都是扯淡，他是「人」的外膜，藏污納垢的內核。就像古代的西郭子僑，自己翻鄰居的牆掉進糞坑，故意不出聲，讓他的朋友也跟着掉下去，他看着一身臭屎的朋友，笑道：「這下子我們誰也不用取笑誰了！」劉基感慨道：「像西郭子僑這樣的人，真是包藏禍心啊！」

三曰「疑心」。心如深井，杯弓蛇影，夜半驚魂，心態扭曲，「逢人只說三分話，未可全拋一片心」，人家回頭看他一眼，他說此人心懷鬼胎，想打他的主意，疑懼之心，鋌而走險，人生定位，總在極端。

四曰「機心」。投機取巧，善於鑽營，察言觀色，觀風起錨。買官賣官，跑官要官，對上司投其所好，但無一句真心話。百心難事一主，千面難見真容。

這四種「良心病」，《鍾馗平鬼傳》有一個病理分析，堪稱大手筆也：「大凡人鬼之分，只在方寸之間。方寸正的，鬼可為神，方寸不正的，人即為鬼。」關鍵在這個方寸上。「心不正則眸子眊」，看人帶偏見，見人說鬼話，整個兒人格也就變態。閻君曾經對上任的鍾馗說：「此等鬼最難處置，欲行之以法治，彼無犯罪之名；欲彰之以報應，又無得罪之狀也。曾差鬼卒稽查，大都是習染成性之罪孽。」他於是推給鍾馗，授命鍾馗處置。這意思說得夠明白：這些人即為鬼之鬼，不用等到他們來報到，就可以先上「花名冊」。

鍾馗接受任務後，心想形勢複雜，這種難治之鬼，倒是陽間最多，到陽間打鬼，難度很大。鬼域鬧得如此之糟，大半由於人心太壞，要洗刷人心，非幾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，要於飽食暖衣、高官厚祿之外，別有較高尚較純潔的追求，才能淨化人心。但是較高尚較純潔的東西，在這些人的心中，是沒有「市場」的，已無藥可救。想到此，他怒目圓睜，咬緊鋼牙，手捧「花名冊」（也叫「點鬼簿」），開始上崗。

■鍾馗為「官」一任，先明驅鬼之志，難能可貴。 網上圖片

說到此處又想起宋朝陸游，他是個很有抱負的詩人，以抗金復國為己任，無奈請纓無路，仕途不順，又屢遭貶黜，晚年退居山陰，有志難伸。因以《訴衷情》表達自己的心情：「當年萬里覓封侯，匹馬戍梁州。關河夢斷何處，塵暗舊貂裘。 胡未滅，鬢先秋，淚空流。此生誰料，心在天山，身老滄州。」

壯志未伸，加速了身體的衰老，心病纏身，即使死了，乃是「鬼可為神」。當年如能披掛上陣，率兵北上，氣吞萬里如虎，「心病」也犯不了。這樣的仁人志士，卻偏偏找不到「速效」的「心藥」，徒然鬢先秋，淚空流。而這「藥」就在宋孝宗的抽屜裡，沒有給他。而宋朝吏治混亂，買官賣官，冠蓋如雲，貪腐橫行，卻無人打「鬼」。是非曲直，在當時宋帝心裡，壓根就是一筆糊塗賬。

俗話說，心病還須心藥治。又說，人心似鐵，國法如鑪。看來上述貪、禍、疑、機四種「心病」，雖屬個案，但影響甚大，禍及國計民生。鍾馗為「官」一任，先明驅鬼之志，難能可貴，故能名垂竹帛，家喻戶曉，萬世流芳。

書若蜉蝣

■文：葉 輝

「視藝芻議」的誕生

在古希臘至羅馬時期，畫匠、雕塑匠和建築匠的社會地位卑微，他們若要提升地位，成為藝術家，就得要從人文和科學的角度，為本身的創作建立理論基礎——這大概就是disegno原理的核心概念：disegno並無適切的漢譯，意指三大視覺藝術（建築、雕塑和繪畫）之源頭，那是人類藝術本能的產物，視藝範疇於此逐漸得以形成，在六百年前創作者的內心深處，乃萌生了若干概念，從而規劃出理論雛形。

話說disegno的概念，萌生於十四世紀初期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，那是詩人彼特拉克（Francesco Petrarca）首先提出的，disegno有「構思」、「創意」等涵義，又涉及繪畫、雕塑和建築等視藝的特質，那麼，在找不到合適的漢譯之時，不妨意譯為「視藝芻議」吧。

彼特拉克在當時與但丁（Dante Alighieri）、薄伽丘（Giovanni Boccaccio）齊名，在他看來，繪畫、雕塑和建築這三大視藝的創作源頭，三者理念亦大致相同，他所倡導的「視藝芻議」，倒有兩點必須加以說明，一為描繪（drawing），一為設計（design），兩者俱要求創作者具有精準的判斷力，一旦有了概念或主題之時，雙手必須經過嫻熟的訓練，用筆（水筆、炭筆或粉筆）必須精準，那才可以描繪和設計出非凡的技藝，皆因判斷力實有必要將現象界中的偶發事件，排除在視野範圍之外。

在繪畫及雕塑以外，藝術論者亦將建築包於視藝，從而建構出比較完備的視藝理念，英國藝術史學者巴茲曼（Karen-Edis Barzman）在《「視藝芻議」原則》（The Discipline of Disegno）中指出，此一理念源於創作者的經驗，乃從大量觀察自然的基礎上提煉出來的精華。

那就是說，一雙久經訓練的手，正好與藝術家共同讓視藝（繪畫、雕塑和建築）展現於人世，巴茲曼認為，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者已將視藝理解為智力的自由表述，創作人的地位已有別於古希臘時期卑微的工匠；藝術此時的地位等同於幾何學，而幾何學所涉及的，正是最本質的真實，亦即自然的內在次序，當中包涵着普遍的知識。

與此同時，繪畫與雕塑的地位已等同於由語法、邏輯、修辭所組成的詩歌，藝術至此取得史無前例的地位——話說彼特拉克著有《歌集》（Canzoniere），當中有抒情詩云：「我像往常一樣在悲思中寫作，／ 鳥兒的輕訴和樹葉的微語／ 在我耳邊繚繞，／ 一條小河，傍依着兩岸鮮花／ 在和風細浪中暢懷歡笑……」那是以畫意表述詩情，意大利原文更具有漢譯所缺少的音樂性及節奏感，這些特質或可旁證詩歌、繪畫與音樂有共通之處。

回顧古希臘時期，藝術不單與科學分離，而且也與詩歌、音樂等人文學科漸拉開彼此的距離，就藝術效果而言，那就會導致「自由藝術」解體，由是迎來全新的藝術理念，為美學意義上的藝術開拓前所未有的理論基礎。

文藝天地

詩意偶拾

■文：王榕發

中國漢字

方寸天地有眞人，龍飛鳳舞上青雲。
行草隸篆皆有格，千年演化金剛身。
形象哲理意深遠，人文藝術長精神。
文化精華堪國粹，繁榮智慧強國民。

中國建築

天地人和誠主旨，以人為本不分神。
崇尚自然求進取，善待生命遠觀人。
日月星辰皆所用，兼收並蓄為創新。
凝固神韻傳千代，石刻歷史可證眞。

畫中有話

■圖：K.Wong

豆棚閒話

■文：馮 磊

老 僧

《天龍八部》這部小說，寫到蕭遠山父子與慕容博父子在少林寺相遇，雙方道破身份，眼見就有一場血腥的廝殺。在這關鍵的時刻，一個老和尚出現了：「一個身穿青袍的枯瘦僧人拿着一把掃帚，正在弓身掃地。這僧人年紀不小，稀稀疏疏的幾根長鬚已然全白」。

這個神秘的老者武功高強，「一抬頭，一飄身，看似平平無奇，卻是一掌擋盡天下諸般攻招，一退閃去世間任何追擊。守勢之嚴密飄逸，直可說至矣盡矣，蔑以加矣。」彷彿是瞬息之間，姑蘇慕容博「全身一震，登時氣絕，向後便倒。」

掃地老僧先是秒殺了慕容博，又重創了蕭遠山。然後又妙手回春，拯救了兩個人的生命。這生生死死一番輪迴，讓兩個野心勃勃的人幡然醒悟，隨着他遁入空門而去。

武俠小說裡的老僧，一般都是真理和理性的化身。他們似乎都懷揣着黑格爾所說的「絕對真理」。或者說，他們自己就是「絕對真理」。當無數的英雄和狗熊為了名利不惜犧牲性命，準備搏一把的時刻，代表最高理性的老人出現了。

和富家翁不同，老僧們往往面容清矍，白鬚飄飄。他們隨便念上幾句偈語，就能讓一幫後生小子醍醐灌頂。他們可以憑借一根蘆葦的力量，或者是一片綠葉的分寸，來平衡整個江湖的大局。當志得意滿的設局者陰謀即將得逞的時候，一片綠葉會從匪夷所思的角度殺出來，這片被灌注了真氣的葉子準確地擊中了邪惡人物手中的武器。之後，歷史將重新改寫：恩怨兩清，然後塵埃落定。

老僧一般極為低調。他們有的住在山洞裡，忙於參禪悟道；有的住在香火鼎盛的寺廟裡，看似弱不禁風。他們可以是掃地的、做飯的和尚，也可以是形容枯槁的化緣人。他們時刻關注着山門外的世界，這些清修者不問世俗，卻有一顆拯救蒼生的悲憫之心。

這樣的人，其實就是救世主。當大理段氏王朝遇到劫難，保定帝慌慌張張投奔了天龍寺。迎接他的枯榮大師相貌奇特：他的面容，一半枯槁、一半豐潤。據說，這名高僧修為頗高，已經修到半枯半榮的境界。面對面如死灰的保定帝，大師伸出一隻枯槁的手，嘴裡念道：「一微塵中入三昧，成就一切微塵定，而彼微塵亦不增，於一善現難思剎。」手掌握處，大理國君頭上的黑髮盡數落下，便是剃刀來剃，也沒有這樣乾淨。

《宋高僧傳》裡，有一則關於布袋和尚的文字：「釋契此者，不詳氏族常以杖荷布囊入廛肆，見物則乞，至於醢醬魚葅，纔接入口，分少許入囊，號為長汀子布袋師也。曾於雪中臥，而身上無雪，人以此奇之……亢陽，即曳高齒木屐，市橋上豎膝而眠。水潦，則繫濕草屨。人以此驗知。以天復中終於奉川，鄉邑共埋之。後有他州見此公，亦荷布袋行。江浙之間多圖畫其像焉。」這段文字中的高僧，就是大名鼎鼎的布袋和尚。

畫家吳昌碩作過一幅《布袋和尚像》。畫中的老僧赤着腳，肩上隨隨便便扛着一根黑乎乎的棍子，長袍大氅，非常飄逸。讓人看了不禁產生幾分嚮往之情。

南宋畫家梁楷筆下的《潑墨仙人圖》，則活脫脫就是位古代的犀利哥：這位僧人腆着大肚子，只顧埋頭走路；他的嘴角露出幾分神秘的微笑，既高深莫測又十分滑稽。直讓人感嘆，貧寒、睿智和灑脫才是苦修者的本色啊。

周作人五十歲時，曾作詩一首：「半是儒家半釋家，光頭更不着袈裟。中年意趣窗前草，外道生涯洞裡蛇。徒羨低頭咬大蒜，未妨拍桌拾芝麻。談狐說鬼尋常事，只欠工夫吃講茶。」他相信自己前世是一名出家的和尚，今世則是一名居士。

一九三八年八月，周作人的老朋友胡適在倫敦寫了一首詩：「藏暉先生昨夜做一個夢，夢見苦雨庵中喫茶的老僧，忽然放下茶盅出門去，飄然一杖天南行。天南萬里豈不大辛苦？只為智者識得重與輕。夢醒我自披衣開窗坐，誰知我此時一點相思情。」這裡，胡適提醒自己的老朋友保持清醒。可惜的是，周最終做出了錯誤的選擇。

這個苦雨齋裡的老僧，最終沒能守住自己的底線，留下萬千話題讓人評說。

■武俠小說裡的老僧，一般都是眞理和理性的化身。 網上圖片

試筆

■文：林芳瑜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

時光倒流

■時光倒流，「我」不會再錯第二次。 網上圖片

今天是派試卷的日子，我正拿着這些寫着一塌糊塗的成績的試卷回家。想着等會兒媽媽看到試卷後既憤怒又失望的反應，一切都是因為自己太過懶惰，使最初優異的成績一落千丈。「唉……一切已不能重來了。」我邊想邊走在馬路上，突然一架貨車衝了過來，我被撞得拋出了數米，靜靜地躺在血泊中。我現在只感覺到十分疲累，就讓我睡一會吧。我聽着由遠方傳來的救護車聲音，慢慢地陷入無邊無際的黑暗裡……

「思琪！現在都七點半了！快遲到啦！」「七……七點半！」我猛然從床上爬起來，看看時鐘，卻才剛剛七點，「甚麼七點半啦！可惡，媽媽又騙我起床了。咦？我剛剛不是死了嗎？為何又在家裡醒來呢？」我馬上看看月曆，發現今天是2015年9月1日，中四開學日！「難道我時光倒流回到一年前？太好了，原來一切可以重來，我一定要把握這第二次的機會，把上一世不美好的事改變成完美！」想着想着，我便帶着背包出門了。離開前，我回頭看看媽媽面帶笑容、悠閑吃早餐的樣子，頓時感到莫名的感動，在心中默念：「媽媽，我這一次不會再令您失望了，我一定好好讀書！」

這段日子，我在學校看到那些依舊親切開朗的同學，心裡十分欣慰，他們在校園裡一直陪伴我，令我擁有一段愉快的時光。「叮叮叮……」放學了，我馬上和他們說再見，急急地回家了。現在的我放學後會立刻回家溫習，不再沉溺於和同學玩樂的時間，就是為了在考試中取得理想的成績。就連同學也看得出我比以前勤力了不少，都看好我會成為全班第一名。所以，我也不能令他們失望，更不能辜負父母的期待，我已經錯過了一次，不能再錯第二次了……

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，我就一天比一天努力，甚麼電腦遊戲和手機訊息都不去理會，唯一擺在面前的就是書本、書本和書本！我現在就坐在寧靜的課室裡，和每位同學一樣懷着緊張的心情，等待老師派發試卷。「思琪，你行的，不要白費你所付出的努力！」我默默地對自己說，試卷發來了，我急速地在紙上發揮這幾個月所付出的努力……

考試成績公佈了，我看着手上的試卷，嘴角緩緩地勾起上來。「成功了！」我聽着身旁同學們的歡呼聲，感到十分興奮，當放學的鐘聲響起，我立刻衝出課室，只想把我努力的成果第一時間給爸媽看。在路上跑着跑着，我的眼淚流了下來，一年了，我再回到死前的那天，感謝上天再次給我機會彌補之前的過錯，我也承諾今後將帶着新的自己，延續以前不能繼續走的路，開創新的未來！

咦？原來我已經跑到那時被車撞死的那條馬路，這裡一直沒變過，那天車禍的情境一一呈現在眼前。這時，那架貨車又駛來了，我站在道路上，靜靜地看着它飛快地衝過來，彷彿與我擦身而過。這一刻，世界彷彿停止了，沒有聲音，只剩下我撲通撲通的心跳聲；沒有活動，只感到迎面而來的涼風鑽入我的身體。這個世界，只剩下貨車和我，它從我面前飛速駛過，沒有停留，沒有回頭，只是向着遠方奔去……